

献给那些学会驾驭生活，而不是被生活所驾驭的人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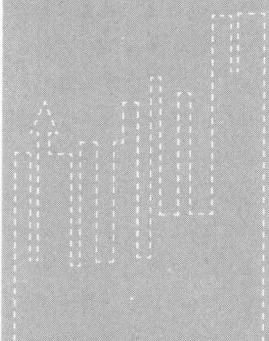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，仿佛随风的种子。房子，是人得以抓住大地的根系。
我们不能没有根系，但是也绝不接受只有根系、没有花枝的人生。

The Slave of
House

房奴

刘杰 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房奴

The Slave of House

作者◎刘杰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出品人：周殿富
总策划：崔文辉
策划编辑：赵国强 史佳丽
责任编辑：宋春 周海莉
装帧设计：书衣坊·未氓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房奴 / 刘杰著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
2009.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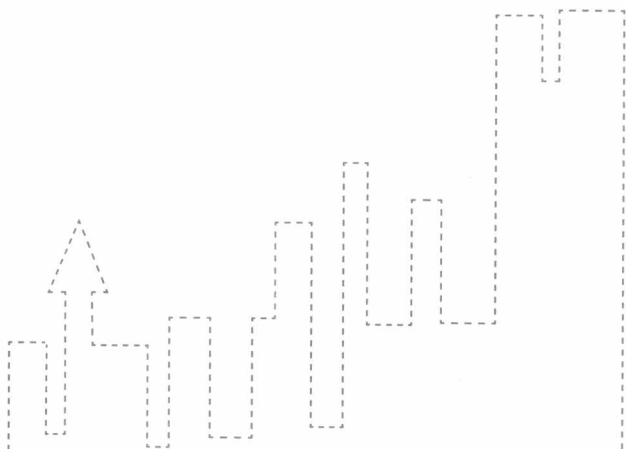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63-0364-2

I. 房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82315号

书名：房奴
著者：刘杰
出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刷：北京同文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：650mm×960mm 1/16
印张：20
插图：8页
版次：2009年6月第1版
印次：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发行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
电话：010-63106240(发行部)
书号：ISBN 978-7-5463-0364-2
定价：32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，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老人们说，在我们的生命里站起来的是房子，躺下的是地。

房奴们说，**生活**对于每个人来说，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**活着，而是一种巨大的责任。**

业内人士说，**按照国际上的通行看法**，把超过三分之一的月收入用于偿还房屋贷款的人，将会出现较大的**还贷风险**，并会影响**生活质量**。

——题记



挂在墙上的全家福照片，和这个安详的夜晚一样，显得宁静而温馨，丁佳雁已经甜蜜地躺在丈夫伊世清身边安然入睡。然而，伊世清却睡不着，神情显得沉闷，两只瞪得极大的眼睛流露出一丝不安、烦躁和恐慌。

此刻，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压力，像一块骤然滚落的巨石压在他的胸口上，让他感到窒息。纷乱的思绪像一匹受惊后狂奔的野马，怎么也勒不住缰绳。终于，他抑制不住自己，猛地直起身来，捅醒妻子，朝着丁佳雁火急火燎地说了一句：“佳雁，能跟你妈借点钱吗？”

丁佳雁被他这话搞得晕头转向，睡眼朦胧地问：“好端端的跟妈借什么钱？”

伊世清似乎被妻子这句话惊醒，愣了片刻，终于没能说出一句话来，又“扑通”一下倒了下去。丁佳雁已经没了睡意，逼问起丈夫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，别让我着急行不行？”

伊世清烦躁地说：“没事。我做梦想钱了行吧。”伊世清不能入睡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被“面似桃花，心如毒蝎”的女律师方一舟逼的。因为明天，伊世清就要去法院面见这个丑恶的女人。

方一舟长得不丑，尤其是那双藏在眼镜后面很迷人的眸子，好像总在睿智地说着什么，据说眼睛会说话的女人不是狐狸精就是人情。此刻，方一舟正在法院等着伊世清。她看看表，离约定好的时间只差五分钟了，伊世清却还没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方一舟正想着，办公室的房门猛地被撞开，伊世清脸上挂满汗珠，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：“我没迟到吧？”

方一舟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要是你还款的速度能像现在，我们就都省事了。今天能还款吗？”

伊世清立即着急地说：“方律师，你不要这么铁面无私嘛！”他又瞅瞅一边的法院工作人员，对他求情地说：“我实在是难处……”

法院工作人员并不和他啰唆，既然伊世清和银行签订了合同，就要必须遵守。他把一份文件递给伊世清。伊世清接过文件，看了一半就愕然了。这是一张银行对他拖欠房贷，要求法院对他强制执行的申请报告。因为在六个月前，法院限他在十日之内返还拖欠银行五个月的贷款，可六个月已经过去了，他又欠下银行十一个月的贷款。现在银行只给了伊世清三天时间，如果还不能把拖欠的贷款还上，法院将对他强制执行。



方一舟不再搭理伊世清，起身就走了。她走下法院的高台阶，来到自己的轿车前，就在她把车门打开的一瞬间，伊世清冲了过来，“啪”地一下把车门推上了，急躁地对方一舟说：“方律师，你不能这样。”

方一舟冷冷地说：“不是我这样，是银行。”

“我知道是银行。可是，银行总不能把我全家赶到大街上去睡吧？我就那一套房子，你们不能对我实行强制执行！”

方一舟告诉他，根据新的司法解释，银行完全可以对他强制执行。银行会帮他找到新的住处，但是他必须支付房租。方一舟冷静了一下说：“这三天的时间，是我尽了最大能力为你争取到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方一舟看到伊世清又要向自己解释，马上做了一个让他停止的动作，因为她已经听够了，不外乎是，他太太生了孩子后一直没上班，儿子刚上小学，全家就靠他一个人扛着。还有，他够义气，把钱借给朋友了等等。虽然方一舟知道这些都是事实，可事实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只有遵守法律。说良心话，这一年多来，她很同情伊世清，所以帮他把案子一拖再拖，现在实在是拖不下去了。方一舟不想再和伊世清纠缠，拉开车门上了车，把车开走了。

伊世清极其无奈地看着她驶去。这时伊世清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。电话里传出妻子丁佳雁的声音，妻子埋怨他为什么没交物业费，早晨给了他三千块，这会儿怎么让物业堵到家门口来了。伊世清这才想起早晨因为赶着来法院，把交物业费的事给忘了。他向妻子解释了几句，挂上电话，开着像拖拉机一样老式的桑塔纳轿车，离开了法院。

伊世清正失落而沉重地开着车，手机又响了，伊世清立刻戴上耳麦，接听起电话。电话是方一舟打来的，她给伊世清提了一个建议，建议他别为了哥们儿拆了家，他的朋友石天雷欠他十万，他哪怕能要回来一半，就把问题解决了。

方一舟的提醒像是起了作用，如今事已至此，管石天雷要钱是最便利的捷径。于是，伊世清给石天雷打了电话，开着车去找他了。

伊世清来到石天雷的工地，石天雷已经在简陋的办公室门前等他了，石天雷看到他，笑呵呵地给了他一拳：“行啊！还能想着来看我这个小承包商，我以为你早就把我丢脑后去了！”

两人刚说了个开头，突然，一个男子慌张地跑过来，他结结巴巴地告诉石天雷，工地上出大事了！石天雷脸色一变，撒开腿就向工地冲了过去，伊世清也急忙跟着他跑去。

工地上，一群看热闹的人和民工站在盖到一半的楼房前往上看，指着、嚷着……伊世清和石天雷冲到楼下，惊恐地抬头往上看。一名青年男子失控地挟持着石天雷的妻子菊小梅，站在三楼的阳台边缘。

石天雷怒吼起来：“小赵，你他妈干什么？！”

“我要钱，我要我的工钱！家里要收稻子了，可我连张火车票都买不起，日子过成了这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伊世清凑到石天雷背后，让石天雷拖住他。然后，他已经不动声色地走向一边，悄然地

上了楼。石天雷按照伊世清的嘱咐，和民工拖延时间。可楼上的民工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气愤，他要马上见到现钱，如果石天雷不给，他就把菊小梅扔下去。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就在这时，民工忽然发现了已经来到身边的伊世清，他一把抱紧了菊小梅：“你想干什么？下去！”

伊世清急忙掏出三千块钱，在民工面前拍了一下：“这是你们石老板要我给你的……”

民工渴望地盯着伊世清手中的钱，逐渐松开菊小梅，就在他松开菊小梅的一瞬间，菊小梅在惊恐慌乱中，突然一把推开他，民工没有提防，一个踉跄伴随着一声惨叫，跌下楼去。幸好，他抓住了防护网，身子在半空中摇晃。

伊世清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急忙伸出手，几乎垂下整个身子抓住了民工，使出浑身的力气，把他往上拉。这时，石天雷冲了过来，他协助伊世清，把民工拉了上来。一场虚惊总算过去，伊世清把三千块钱揣进民工的口袋里，看着民工感激地离开，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。

菊小梅感激地说：“哥，今天真的谢谢你了……”

“行了，别那么外道。”伊世清连忙打断她的话，没让她再说下去。石天雷从钱包里拿出所有钱：“我现在只有这么多，你先拿着。我欠你的钱还没还，今天又……我一定会尽快还的……”

伊世清不在乎地说：“我那点钱你别着急，我又不急着用。走了走了，有事电联。”说完，开着自己那辆老爷车，在石天雷夫妇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伊世清把车开出去没多远，就在路边停了下来，他拿出手机拨打起来，他本想管对方借点钱，渡过眼前的难关，没想到对方还没等他开口，就先管他借起钱来，张口就是十万。伊世清硬撑着面子，答应帮对方想想办法，可他把电话一放下，就在自己脸上抽了一巴掌，暗暗地责骂自己，装他妈什么大尾巴狼！生气归生气，伊世清又接着打了下一个，这个电话让伊世清看到了希望，他立刻按照对方的吩咐，把车开到了华贸公司华丽的双子座大楼下，来找这位上学时其貌不扬、现在却是这家公司部门经理的老同学梁心。伊世清请前台小姐把梁心从他的办公室里叫了下来。

梁心很快就出现在伊世清面前，嗔怪他怎么不上去，非让我跑下来。伊世清显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：“你办公室里乱哄哄的，我跟你就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你手上有没有富裕，我有急用。”

梁心先是一愣，然后马上恢复了平静，问他要借多少。伊世清漫不经心告诉他，五万。

“世清，你太知道我有钱了，说的跟借五分似的，可我刚买了房子，将近两百万，一次性付的款，现在连装修都费劲，手上真没活钱。”

伊世清感到失望，不过脸上并没表现出什么。梁心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，他让伊世清来，是因为伊世清是搞设计的，他对公司现在的方案不太满意，想让伊世清帮着调整一下。

丁佳雁回到娘家，帮着母亲忙活完午饭，可还是不见父亲的身影，就向母亲询问起父



亲。不料，丁母很得意又很神秘地告诉她，她爸和妹妹排队买房去了。丁佳雁吓了一跳，买房？这么大的事，事先怎么不和自己打声招呼呢？丁母拿起浇花的喷壶，边给花浇水边告诉她，买房是她自己突然决定的。丁佳雁似乎明白了，买房这事，母亲不说想了一辈子，至少也想半辈子了。她一直和上海的姨妈、舅舅们在比，看着他们住进宽敞的房子，而自己却还住在老房子里，心里总是无法平衡。

但是，丁佳雁很奇怪，买房子并不是买土豆，说买就买，家里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一问母亲才知道，他们买的是经济适用房。可丁佳雁还是有些不愿意，她婉转地说：“妈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要强，你累，也让爸跟着累。”

“他累什么？你要有能力，就帮着出点，没能力就让佳馨多付，我们能住几年？到头来，还不是留给你们。”

“我有房子，佳馨嫁了人，也会有自己的房子，咱家这么宽敞，你就不该再买。”

一条蛇形的长队在不断延伸，人们有站着的，有蹲着的，有扇扇子的，有擦汗的，有仰着脖子喝矿泉水的，也有围在一起打扑克的，乱哄哄的像一个临时收容所。队伍中间还出现了几把遮阳伞，甚至搭起了简单的帐篷。那些人在太阳下晒着，地上扔满了喝过水的瓶子、烟头、垃圾。

一只白皙细嫩的手，从纸巾袋里抽出一张洁白的纸巾。这只手拿着纸巾，在一张胡碴满脸的老年人脸上擦着汗珠，这人却衣冠不整，头发一绺绺地粘在一起，一副邋遢的样子，这人就是丁家姐妹的父亲丁建成。

丁佳馨边给父亲擦汗边埋怨父亲像个叫花子，他才六十岁出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爷孙俩呢。丁建成变成这副样子并不奇怪，因为他已经在这里排了七天七夜的队，这是第一批经济适用房，不但便宜，位置也好，的确是打破脑袋都找不到这么好的价位，像他们家这种情况，下半辈子就靠这样的房子了。

丁佳馨似乎和姐姐想的一样，她觉着现在这个家挺好，宽敞，地方大，完全够住。真不知道爸妈追什么时髦，偏要买房子。其实丁建成也不想买，不过他什么都得听老伴儿的，老伴儿和她的姐弟们较上了劲，不想让他们看她的难堪，丁建成也没办法。不过就要苦尽甘来了，据说这里明天发号，如果拿到号，他们也可以在盛世家园小区里有一套漂亮的房子了。

伊世清被梁心带到一个很不错的西餐厅，两个人正边吃边聊。忽然，电视里主持人的声音吸引了他俩：“今天我们请来了房地产界的领军人物王平石先生，请他谈谈对当前地产界过热现象的看法……”

电视屏幕上的王平石：“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”

梁心：“咱们班，平石混的最好。人和人真是不能比，你听听，现在他是地产界的领军人物……”他忽地又想到了当年伊世清和王平石的那段历史，“哎，世清，我还记得他当初和你一起追佳雁，你们过去可是情敌啊。”

伊世清像是没听见，一声不响地盯着屏幕。

王平石客气了几句，马上进入正题：“说句良心话，这事不应该问我，我不是一个学者，就是一个商人，只想着怎么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利润，楼市为什么过热，很简单，购买者需要。”

伊世清盯着电视屏幕，不屑地说了一句：“口不对心，上学的时候就他能说会道。”

女主持人：“可是也有很多老百姓嫌房价太高，就是把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加起来也买不起，您的泉棕国际，每平米价格已经到了一万二，王先生对这件事怎么看？”

“我是大小两头都做，只要有利润就干，我也参与了盛世家园小区经济适用房的投资，利润虽然不大，可是稳妥，不愁卖不出去。”

“今天我们主要想听听王先生对国际泉棕销售的想法，一万二一平米，您认为合理吗？”

“我不是慈善家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，我盖的房子是卖给有钱人的，至于很多人买不起，那不是我的事，我只关心市场，我盖的所有的房子都卖得很好，我不是为那些买不起房的人盖的，买不起房的可以向政府呼吁，让政府为他们多解决一些廉租房。”

梁心：“这人怎么还是那样，你还说他能说会道，我看他真不会说话，把两头都得罪了。”

“他有钱，腰粗，不怕得罪人。”伊世清像是开玩笑的话中有几分嫉妒。

梁心听出来了，开玩笑地说：“你不会上学时候跟他的那个别扭劲儿，还没过去吧？”

伊世清：“你说什么呢，佳雁现在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婆，他是我的手下败将。”

梁心忽然提醒他：“哎，你不是要借钱吗，找你的手下败将去呀。”

对！自己怎么就没想到王平石呢？伊世清想到这儿，跟梁心告辞，去找王平石了。

伊世清鬼使神差地来到王平石的公司，前台的接待小姐不知上哪儿去了，伊世清等了一会儿还不见人影，就直接去了王平石的办公室。

门没关严，伊世清顺着细长的门缝看见了里面的王平石，他正握着电话叽里呱啦说着。于是伊世清连门也没敲，就推开了王平石办公室的房门，王平石看见伊世清突然造访，惊讶了一下，马上就平静下来，冲他笑笑，做了一个“请坐”的手势。

王平石继续冲着电话又说了几句，然后挂上电话，问伊世清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伊世清没有马上说出自己来的目的，而是和王平石东拉西扯了一会儿，至于出现在他面前的原因，是因为自己正好路过，就上来看看他。王平石听了这话，也就当了真，也和他聊起天，他提起前几天他们上学时的班长庞有为找过他，两人还提起伊世清，王平石从庞有为嘴里听说伊世清混得不错。

两人正在漫无边际地聊着，王平石的电话又响了。而这次的电话，让伊世清开始犹豫是不是要把自己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告诉王平石了，因为王平石那种财大气粗的样子让他忍受不了，伊世清听他对着电话说，给十万块钱快把叫花子打发走之类的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不过，伊世清心想，你牛什么牛，十万块钱老子曾经也玩过，我玩那会儿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撒尿和泥呢，想到这儿，他不屑地瞥了王平石一眼。

王平石显然有些不耐烦了，冲着电话的那边说了一句：“行了，我有客人，就这样。”然后就挂上电话，又和伊世清聊起来，“我说你这人不怎么样，平时连个面也不露，是不是把



我这个睡在你上铺的兄弟给忘了？”

伊世清一笑，没接他的话茬，因为他知道王平石这话说得很虚伪，忘了又怎么样，他们彼此之间因为丁佳雁的芥蒂，虽然是同学，毕业后根本就很少来往。但是，当伊世清听说这个赫赫有名的房产商，也在投经济适用房，又有些琢磨不透他了。

王平石似乎看出他的心思：“大家都认为我是黑了心的商人，其实我很实际，有钱就赚。”

伊世清：“你这话是真话，无利不起早。”

王平石：“这太正常不过了，赔钱的事谁干呀？”

电话的铃声又响了。王平石很抱歉地看了伊世清一眼，再次接起电话。这次的电话让伊世清彻底打消了管王平石借钱的念头，因为电话中提到的数字，不再是十万，而是上百万，可王平石还是那么趾高气扬，像是很不当回事。伊世清的心“咚”地一下，像掉进了万丈深渊，他不敢小看王平石了，而与此同时，他又感到一种莫大的羞辱和愤怒像一片扫来的子弹，打在自己身上，他复杂地瞅着王平石。直到王平石放下电话，还想继续和他聊，他已经没了心情，客气地和王平石告辞了。

夜幕降临了，可街道上的车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，各种车辆在匆匆行驶，形成了一条车灯汇成的河流，它们汹涌狂奔，似乎在证明这座城市的活力。

伊世清驾着自己的桑塔纳老爷车，夹杂在流动的夜色中，沉郁的脸上愁楚不堪，他的脸不断被路灯的光线切割着。忽然，方一舟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这事你还一直瞒着你太太，要真的被执行了，你想瞒也瞒不住了。

丁佳雁又打来电话，先是问他回不回来吃饭，然后又把丁母买房的事情告诉了伊世清，希望他们也能出点钱，帮助母亲一下。伊世清放下电话，心情更加烦躁，现在的人怎么都疯了，买房是那么好玩的吗？

丁母不顾夜半风凉，拉着丁佳馨，亲自来慰问排队买房的老伴，丁母正在心疼地对丁建成说着什么，却被报社女记者、专栏作家马华华的采访吸引，于是，她饶有兴趣地听了起来。

马华华对一个小伙子说：“先生您好，我是《京燕报》的专栏作家马华华，能跟您聊两句吗？”

“跟我聊？要采访我吗？我正想找个人好好说说呢！”

马华华笑了：“那我真找对人了。”

小伙子：“一肚子苦水啊！你说像这种便宜的房子怎么就不多盖点。盖那么多楼，我根本就买不起，我算了一笔账，我今年三十五岁，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，就算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吃饭，渴了喝凉水，饿了吃烂菜叶，冷了穿破麻袋，总之，一分钱不花，房子就算六千块钱一平米，我们老少三代最少也得买个一百平的，我还得再连续干六十年。到那会儿我都快一百岁了，估计，没哪个工厂要这么老的工人。”

丁佳馨并没有像母亲那样听着马华华的采访，而是拿过父亲手里的房号，显得异常激动，一百零八号，这个数太吉利了！只要过两天一开盘，她家的房子就到手了。丁母终于被父女俩的高兴劲儿吸引过来，无不赞赏地看着丁建成，心想，老头子你终于办了件人事，这七

天七夜受的罪，值！丁母在得意中忽地又想到了丁佳馨的婚事，她要是出嫁，绝不能让她找个没房的，不，光有房还不行，还得有车。丁母把想法和丁佳馨一说，丁佳馨却不说话了，谁不想找这么个人呀，可光有房有车有什么用，怎么着也得对自己好才行吧。

马华华又来到他们身边：“对不起，我能打扰你们一下吗？”

丁佳馨：“小姐，你有什么事让我们帮忙吗？”

马华华：“我刚才听你们说拿到房号了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想买我们的号啊？”丁母误会了，她又接着说：“这可不能卖你，我们不想倒手，只想买房子！”

伊世清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发呆，丁佳雁从睡着的淘淘房间里出来，坐在了伊世清身边，告诉伊世清，她刚才在路上的时候，丁母来了电话，他们已经拿到了房号，还是一百零八，大家高兴得像过年一样。

伊世清毫无表情地说：“不是我说，你妈就是瞎折腾，现在住的不是很好嘛。”

丁佳雁点点头：“我也这么和她说过。可我妈想买房子都好几年了，她这辈子也就这么个心愿了，世清，我想……咱们怎么也得支持支持吧……”

“支持？多少？”伊世清的情绪跌入到极点。

丁佳雁一点也没发现伊世清低落的情绪，其实借给母亲不在多少，关键是他们的态度。她想起家里还有一张五万的定期存折，就提起了这个话题。伊世清急忙拒绝，理由是，他们存的是死期，没到期就取，前面的就等于白存了。

丁佳雁不满了，瞧他那小气样儿！是利息重要，还是咱妈重要？伊世清觉着事情不能这么比。丁母不是还没到借钱这步嘛，不过，他觉得丁佳雁应该劝劝她妈，要慎重再慎重，能力不够，最好别去逞强，否则后患无穷。

丁佳雁不服气，能有什么后患？我们买了房，过的不也挺好嘛。伊世清一听她这么说，故意拖长了声音：“是——挺——好。”说完，伊世清不再理会丁佳雁，走进卧室，丁佳雁有些不乐意地想了一会儿，也跟着他进去了。

伊世清上了床，顺手拿起一本法律书，靠在床头翻看起来。丁佳雁和伊世清并肩靠在床头上，瞥了他一眼，她不知道伊世清什么时候又对法律感兴趣了，觉着丈夫有点反常。于是就纳闷地问他：“你没什么事吧？”

伊世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：“我能有什么事？”

早晨，一家三口刚坐在餐桌前准备吃早饭，门铃突然响了起来，丁佳雁摆着碗筷：“这么早，谁啊？”伊世清赶忙起身把门打开，物业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，催缴他家的物业费，伊世清急忙关上了房门。因为他把钱给了石天雷，一时拿不出，就想赶紧把他打发走，可那人就是不走，直到伊世清说尽了好话，才把他搪塞过去。伊世清喘了口气，刚想转身回屋，却发现丁佳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自己身后，刚才那些话，她已经听见了，丁佳雁很不客气地问伊世清：“昨天晚上给你的三千块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借朋友了。”

“哪个朋友消息这么灵通，正好知道你口袋里有三千块？”

“不就三千块嘛，你至于这样吗？我这就去取。”

伊世清离开家，来到就近的一家银行，把银行卡插进ATM机里，取出了三千块钱，可他再看一眼余额——存款已经寥寥无几，不过十几块钱。

正准备开盘的大楼前，彩旗飘飘，锣鼓喧天，一串鞭炮被人高挑着，噼里啪啦地响着。

临时搭起的台子上，一个人在声嘶力竭地唱着歌，那是一支非常震撼人心的摇滚歌曲。

台下人山人海，有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：“嚎什么嚎，赶紧开始吧，我都快困死了。”

很快，一个人站在台上的麦克风前说话了，他让大家先静一静，等台下的喧嚣逐渐平静，他对着麦克风说了起来：“为了公平，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，现在我宣布，原来发的那些号作废！改成现场摇号……”

台下顿时鸦雀无声，突然人们骚动起来，响起一片斥责声。一个小伙子急了，冲着台上喊：“你拿我们耍着玩呢？！”

丁佳馨：“这么干也太缺德了，什么改变方式，这是他们早就预谋好的，就是想炒作！”

丁建成两眼发直，呆呆地伫立在地上，喃喃地：“我是一百零八号……”他突然像疯了似的冲上台上，一把推倒麦克风，“你们要说清楚，你要给我说清楚！”

几个保安冲了过来，对丁建成推推搡搡，要把他轰下台去，丁建成极力挣脱着：“你们松手、松开我！你们这么干是害人！”他突然被一个人冲撞了一下，一个趔趄伴随着一声惨叫，倒了下去。丁母和丁佳馨见状大惊失色，丁母嘴上喊着老头子、老头子，也冲了上去。

“当”！两只酒杯碰在一起。伊世清把一杯啤酒一饮而尽。伊世清上大学时候的班长庞有为，此刻坐在伊世清的对面，他喝了一大口，然后放下酒杯，劝说伊世清不要借酒消愁。

伊世清像是没事一样：“浇什么愁？我不愁，天还能塌下来？我这是渴了。”

庞有为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：“我也只能凑这么多了，虽然这点不起眼，可是积少成多。”

伊世清把钱推过去：“我找你出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庞有为不是滋味地说：“上次，工厂出事的时候，你那么困难还帮了我，今天……”他把钱推过去，“你也让我帮帮你吧。”他看见伊世清默默地收起钱，又接着劝他：“世清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就别自己死扛了。佳雁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你遇到难事，应该让她知道。”

伊世清：“等等再说吧，我不想让她活得像我这么累。”

两人正沉闷地喝着酒，伊世清忽然接到了丁佳雁的电话，丁佳雁告诉他父亲出事了，让他马上赶到人民医院。

丁建成头上包着纱布，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捂着头，丁母怒气冲天地冲着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发飙，非让他们立刻给丁建成办住院手续不可。可那人不干，因为医生已经说根本不需要住院。丁母不依不饶，声称丁建成头疼得厉害，要求做CT，并且要做全身检查。

丁母一把抓住他，急火火地说：“人都伤成这个样子，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？！”

“老太太，你别无理取闹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无理取闹？小伙子，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了！我怎么就无理取闹了，啊？这人是你们伤的，你没个态度不说……”

工作人员不等他说完，使劲地推开她，大步走去，丁母一个踉跄撞在墙上。这一幕正好被拿着药单走进来的丁佳馨看到，她不禁火冒三丈：“你干什么？！”她一把拽住走到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：“你凭什么打人？！给我妈道歉！”

工作人员更慌了：“我……我没打她，谁打她了？”

丁母也死死地抓着那人：“你们本来就不对，态度还这么恶劣，今天你们要是不给办住院，我跟你们没完！”

工作人员为难地说：“这事我们做不了主啊！”

丁佳馨：“那就把你们能做主的人给我叫来！”

一辆豪华轿车在医院的门口停住，王平石和手中拎着一篮水果的金副总从车里下来，金副总边走边汇报，自己已经按照王平石的吩咐，满足了伤者的要求，安排那人住了院，另外媒体方面，他也全部安排妥当。

金副总和王平石一起来到丁建成的病房，他递上水果篮，向丁建成介绍了王平石，王平石马上很客气地问候了丁建成，丁佳馨和丁母看到王平石，一时竟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丁母盯着王平石看了一会儿，忽然，小声地对丁佳馨说：“这人我怎么这么眼熟？”

丁佳馨：“他就是老上电视的那个房产商。”

丁母又看了王平石一眼：“你就是总经理？”

王平石还是一副笑脸：“伯母，您好。”

丁母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：“既然总经理来了，就给我们评评理吧！你们不能说话不算话，我们排了七天七夜的队，容易吗？”

王平石歉疚地说：“我理解。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您好好休息。”

丁母不知哪根筋又被触动了，和王平石较起真来：“休什么休！流了那么多血，都撞破头了，还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内伤呢，老头子，你还哪儿痛啊？领导专程来看你，你赶快跟领导说说。”

丁建成：“也没什么大事……”

丁母把眼一瞪：“什么没大事，还没彻底查呢，你怎么知道有事没事？”

王平石明白了丁母的意思，立即让金副总送上一万块钱，丁母却有些犹豫了，她是怕就这么接过钱，丢了自己的面子。然而金副总还是把钱塞给了丁母，丁母看着装钱的信封，尽量不丢面子地说：“这不是钱的事，我们只要这个理。”

突然，丁佳雁一头冲了进来，直接扑到丁建成的床边，王平石看到丁佳雁，猛地呆住了，他惊喜交加地叫了她一声：“佳雁！”

丁佳雁回头一看，愣了：“平石，怎么是你？”

王平石：“佳雁，咱们出去说。”说完，两个人走出了病房。

丁母猛地意识到什么，恍然大悟地对丁佳馨说：“我说怎么见着这个人眼熟呢，十多年前，他对你姐死缠烂打过。”

丁佳馨吃惊不小，不过她很快就冷静下来：“幸亏我姐没嫁他，他比我姐夫可差远了。”

王平石和丁佳雁来到医院的走廊，王平石还处在意外见到丁佳雁的喜悦中，丁佳雁却开口问道：“我爸的事跟你有关？”

王平石点点头：“不知道是巧还是缘分。”

丁佳雁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这时，伊世清匆匆朝着病房走来，他猛地看到丁佳雁和王平石，不禁愣住了。丁佳雁急忙迎上去，王平石也跟着他过来：“世清，你来得挺快，佳雁刚到你就撵来了。”

伊世清看看他们俩，疑惑不解：“你们俩怎么……”

丁佳雁赶忙解释：“我爸买平石公司的房子，结果出了点小意外。”

王平石：“不用担心，已经没事了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咱们改天再聊。”

伊世清不爽地看着王平石离开，然后朝着病房走去。丁佳雁意识到伊世清心里在想什么，可伊世清却装作没事的样子，继续朝着病房走去。

丁佳馨把两粒药丸递给丁建成，丁建成歪着头就是不肯吃，丁母极力劝说他把药吃了，因为药是花钱买的。丁建成不满地呛了她一句：“噢，那你给我买来毒药，因为花了钱，我还非得吃了？是药三分毒，没事，我自己能扛过去。”

丁母把水杯递给丁建成：“扛过去？你以为你还是小伙子啊？你去扛个麻袋我瞧瞧。越老越分不清好歹了。我为你说话，为你讨公道，你倒好，分不清里外。”

丁建成心里不服，是谁分不清？自己要是分不清，还会跟她配合？明明头不疼，非说疼。但是丁建成下面的话，他觉得不能不说：“咱先不说这个，你把刚才人家给你的钱，还回去。”

丁母没搭理他，心想又不是我要的，还什么还？再说没买到房子的损失谁来弥补？眼看新房子就要到手了，现在可倒好，不仅房子没了，人也伤了，拿这点钱算是便宜他们了。

这时，伊世清和丁佳雁进来了。丁母急忙迎上去：“佳雁，那个姓王的总经理，真的是……”她看了一眼伊世清，没把话说下去。伊世清像是明白了什么，笑着说：“那个王总上大学的时候，追过佳雁。”丁母兴奋地说：“这就好！”伊世清一愣：“好？好什么？”

丁母眉开眼笑：“我是说我的房子有指望了啊！”

马华华在丈夫果茂森的办公楼前等着他下班，可等了半天还是不见人出来，显得几分

着急。她看了下手表，然后又抬起头朝着机关门口看去。

一个人跟着果茂森从机关的门里走了出来，小心地说：“果处长，您看这事……”

果茂森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别再跟着我了，现在已经下班了，你要想让我批，得找出说服我的理由。”他站住，又盛气凌人地接着说，“你有脑子没有？这事是我直接签字吗？”

那人总算明白了，要想让果茂森批，得先去找副处长签字，于是无奈地回去了。

马华华看着果茂森，焦急地喊了他一声。果茂森笑呵呵地朝马华华摆摆手，向她走去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轿车从果茂森身边行驶过来，果茂森突然站住，看着那辆轿车，猛地转过身朝着那辆轿车跑去。车刚停下，果茂森就一把拉开了车门，满脸带笑：“局长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我立刻就去办。”

局长像是没听见，看也不看他，朝着楼里走去。果茂森讨了个没趣，怏怏不快地上了马华华的车，马华华绷着脸说：“你明明知道时间来不及了，还那么磨蹭，一张电影票六十块钱，要是连头儿也看不上，你说亏不亏呀！”

果茂森笑呵呵地没说什么，他想，马华华应该知道，机关就像一棵趴满猴子的大树，向下看全是笑脸，向上看全是屁股，在哪儿就得守哪儿的规矩。

丁佳雁回到家，把衣服甩在床上，气呼呼地坐在伊世清身边，狠狠地瞪着他。伊世清跟没事人似的躺在床上看书，丁佳雁越看他越来气，一把抽掉他的书，丢到了一边。伊世清仍然躺着没动，愠怒地说：“别没事找架吵。我刚把儿子哄着，你别把他吵醒了。”

丁佳雁知道伊世清是跟自己怄气。可这么大人了，心眼怎么比那针尖还小。自己不就跟王平石说了会儿话嘛，这又怎么了？然而，她还是忍不住，嘟囔了一句。

伊世清有点烦了：“嘿，我又没说你什么，从头到尾，我说你什么了？”

丁佳雁：“你是一句话没说，可是比说话更可怕！你的态度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我还不了解你！还有，今天早上的事情，你还没跟我说清楚呢，那三千块钱你到底借给谁了？”

伊世清白了她一眼，没再理她，躺下，关了台灯。

早晨起来，伊世清穿戴整齐，拿着公文包从书房经过卧室走进客厅，丁佳雁陪着淘淘坐在餐桌前吃着早餐。这时，门铃响了起来，伊世清放下公文包，把打开门，突然，他愣住了。

方一舟站在门口，她刚要说话，伊世清一步跨出去，把她推到走廊的拐角，压低嗓门质问她来干什么，怎么还来自己家了！

方一舟是到他们小区见一个当事人的，顺便来提醒他，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……伊世清没等她解释完，就急了：“我不会数日子啊？你赶紧走。”

方一舟同情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不想让你妻子知道，但是，这种事……”

伊世清根本不买账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的家务事，你也要插一手？”

方一舟：“伊世清，我是同情你……”

伊世清阴阳怪气地说：“谢谢您了，你赶紧给我消失……”

突然门开了，丁佳雁站在门口看着他们。伊世清回头一眼看到丁佳雁，立刻装出一副若

无其事的样子。方一舟看到丁佳雁，又看了一眼伊世清，无奈地说：“你最好按时，否则时间到了，你想瞒也瞒不住。”说完，转身离开了。

伊世清笑着热情地说：“慢走，不送！”然后就大大咧咧地走过丁佳雁，回屋吃饭。丁佳雁却阴着脸关上门，把他叫住了，因为她不想当着淘淘的面跟伊世清吵，她让伊世清就在这儿把话和自己说清楚了，偷偷摸摸来找他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。然而伊世清什么也没说，回到屋里，嘴上叼着半根油条，离开了家。